

中 | 华 | 国 | 学 | 文 | 库



龚自珍己亥杂诗

〔清〕龚自珍 撰

刘逸生 注

中 华 书 局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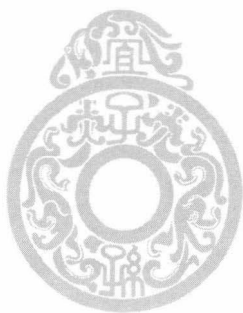
中 | 华 | 国 | 学 | 文 | 库



龚自珍己亥杂诗

〔清〕龚自珍 撰

刘逸生 注



中 华 书 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龚自珍己亥杂诗/(清)龚自珍撰;刘逸生注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2019.5

(中华国学文库)

ISBN 978-7-101-13852-8

I. 龚… II. ①龚…②刘… III. 古典诗歌-诗集-中国-清代
IV. I222.7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066875号

书 名 龚自珍己亥杂诗

撰 者 [清]龚自珍

注 者 刘逸生

丛 书 名 中华国学文库

责任编辑 许庆江
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
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 zhbc@zhbc.com.cn

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

版 次 2019年5月北京第1版

2019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/880×1230毫米 1/32

印张12¼ 插页2 字数260千字

印 数 1-5000册

国际书号 ISBN 978-7-101-13852-8

定 价 38.00元

中华国学文库出版缘起

《中华国学文库》的出版缘起,要从九十年前说起。

1920年,中华书局在创办人陆费伯鸿先生的主持下,开始编纂《四部备要》。这套汇集三百三十六种典籍的大型丛书,精选经史子集的“最要之书”,校订成“通行善本”,以精雅的仿宋体铅字排印。一经推出,即以其选目实用、文字准确、品相精美、价格低廉的鲜明特点,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国人研治学问、阅读典籍的需要,广受欢迎。丛书中的许多品种,至今仍为常用之书。

新中国成立之后,党和国家倡导系统整理中国传统文献典籍。六十余年来,在新的学术理念和新的整理方法的指导下,数千种古籍得到了系统整理,并涌现出许多精校精注整理本,已成为超越前代的新善本,为学界所必备。

同时,随着中华民族以前所未有的自信快速发展,全社会对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——国学,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注和重视。让中华文化的优秀成果得到继承和创新,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传播和弘扬,普惠全人类,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。当此之时,符合当代国民阅读需要的权威的国学经典读本的出现,实为当务之急。于是,《中华国学文库》应运而生。

《中华国学文库》是我们追慕前贤、服务当代的产物,因此,它

自当具备以下三个基本特点：

一、《文库》所选均为中国学术文化的“最要之书”。举凡哲学、历史、文学、宗教、科学、艺术等各类基本典籍，只要是公认的国学经典，皆在此列。

二、《文库》所选均为代表当代最新学术水平的“最善之本”，即经过精校精注的最有品质的整理本。其中既有传统旧注本的点校整理本，如朱熹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也有获得学界定评的新校新注本，如余嘉锡《世说新语笺疏》。总之，不以新旧为别，惟以善本是求。

三、《文库》所选均以新式标点、简体横排刊印。中国古籍向以繁体竖排为标准样式。时至当代，繁体竖排的标准古籍整理方式仍通行于学术界，但绝大多数国人早已习惯于现代通行的简体横排的图书样式。《文库》作为服务当代公众的国学读本，标准简体字横排本自当是恰当的选择。

《中华国学文库》将逐年分辑出版，每辑十种，一次推出；期以十年，以毕其功。在此，我们诚挚希望得到学术界、出版界同仁的襄助和广大读者的支持。

中华书局自1912年成立，至今已近百岁。我们将《中华国学文库》当作向中华书局百年诞辰敬献的一份贺礼，更是向致力于中华民族和平崛起、实现复兴大业的全国人民敬献的一份厚礼。我们自当努力，让《中华国学文库》当得起这份重任，这份荣誉。

中华书局编辑部
2010年12月

龚自珍和他的《己亥杂诗》

1840年的鸦片战争，是中国近代史开端的第一年。自此以后的一百多年间，中国出现了许多惊天动地的变化，阶级与阶级的，民族与民族的，中国与外国的矛盾和斗争，由潜伏到激发，由局部到全面，一幕又一幕地展开，把不同阶级、不同地位、不同思想、不同信仰的人全都卷了进去。这一切，是到了以后才变得明显的。而在它的酝酿时期，也就是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，尽管也有些人看出诸如鸦片输入、白银外流、农村贫困、农民起义对清王朝的威胁这一类问题，表示了隐忧，但是，大抵都把它作为个别的局部的现象来议论。至于整个封建王朝的上层，却正如龚自珍所尖锐指出的：

秋气不惊堂内燕，夕阳还恋路旁鸦。

——《逆旅题壁次周伯恬原韵》

他们正象是躲在华堂深幕中的燕子，尽管外面已经充满肃杀的“秋气”，可是在这些“堂内燕”看来，似乎仍旧是一派温暖的春光。他们对即将来临的暴风骤雨一无所觉，仍旧以为“天

朝”的繁华兴旺是可以永久的,即便有些小小麻烦,也不足为虑。因而他们照样欢歌漫舞,花天酒地,同时丝毫不肯放松对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压迫剥削。

在“世运”正在开始“潜移”之际,也曾有人能够站在思想家的高度,有力地指出清王朝眼前的处境不是什么“盛世”,而是“衰世”,并且大胆地提出“一祖之法无不敝”,主张必须“豫师来姓”(预先汲取新兴王朝的长处),不要等待别人来取而代之。这在当时的确是非常大胆、言人所不敢言的议论。作出这种议论的人,是一个地主阶级的进步思想家兼文学家,也是近代我国维新思想的先驱者,此人就是站在我国近代思想史的大门口的龚自珍。

龚自珍,浙江仁和(今杭州)人,字璚人,号定庵,又名巩祚。生于清乾隆五十七年(公元1792年),卒于道光二十一年(公元1841年),得年五十岁。

龚自珍生长在经济号称繁庶,文化也较为发达的东南地区,门第又可称得上书香世族。祖辈和父辈除了任官,还有著述;外祖父段玉裁更是著名的古文字学家,父亲丽正有史学著作,母亲段驯也是诗人。龚自珍从小就受到严格的传统文化的教育,对经学、史学、古典文学、诸子百家,或深入研究,或广泛涉猎,早年就打下相当扎实的学问基础。其时正当乾嘉考据之学盛行,龚自珍的师友辈中,不少又是考据学者,加上祖父辈的薰染,所以龚自珍自幼便养成考据的癖好,懂得如何“以字说经,以经说字”。他十二岁开始习诵《说文解字》,十四岁考订古今官制,十六岁读《四库全书总目》,开始蒐罗罕见古籍,致力于

目录学,十七岁进一步收集石刻,研究金石文字,进行古文字学的研究。凡此,都说明他自小深受乾嘉朴学的影响。假如不是“世变剧烈”,迫使他走上另一条道路,他大有可能沿着阎若璩、戴震、王念孙、段玉裁等人开辟的路子走下去,成为著名的考据学者的(清《皇朝经世文编》《经解续编》均收录龚自珍的《大誓答问》;光绪重修《杭州府志·人物志》列龚自珍于“儒学”,可见当时一些人的看法)。

但客观现实的严峻性却不断地冲击龚自珍的头脑。他看到鸦片烟的灾祸正在愈演愈烈,因鸦片入侵而引起的白银外流、农村破产、吏治加剧腐败、农民起义此伏彼起,以及东南沿海敌舰环伺,西北边疆形势岌岌……这一系列惊心动魄的事实,不能不使他深深觉得:人们竭力吹嘘的“天朝盛世”,确实已经一去不返了。

他以惊人的洞察力,透过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。指出:“衰世者,文类治世,名类治世,声音笑貌类治世。”而实则是“左无才相,右无才史,阉无才将,庠序无才士,陇无才民,廛无才工,衢无才商……”而且,偶然有才士与才民出,“则百不才督之缚之,以至于戮之。”其结果自然是由“衰”到“乱”——“起视其世,乱亦竟不远矣!”(均见《乙丙之际箸议第九》)

由于人才受到束缚和杀戮,于是朝廷与山野出现了相互转化,美好的东西不再出现于“京师”而转入“山中”。龚氏在《尊隐》一文中隐隐约约指出:“古先册书,圣智心肝,不留京师,燕尝之宗之子孙,见闻嫫媿,则京师贱;贱,则山中之民,有自公侯者矣。如是则豪杰轻量京师;轻量京师,则山中之势重矣。如

龚自珍己亥杂诗

是则京师如鼠壤；如鼠壤，则山中之壁垒坚矣。京师之日苦短，山中之日长矣。……”龚氏甚至预见了清王朝被推翻的可能性：“夜之漫漫，鹁旦不鸣，则山中之民，有大音声起，天地为之钟鼓，神人为之波涛矣。”

龚氏又从几个方面揭发清王朝制度的不合理。

其一曰：学与治分离：“后之为师儒不然。重于其君，君所以使民者则不知也；重于其民，民所以事君者则不知也。生不荷耰锄，长不习吏事，故书雅记，十窥三四，昭代功德，瞠目未睹，上不与君处，下不与民处。……是故道德不一，风教不同，王治不下究，民隐不上达，国有养士之资，士无报国之日。”（均见《乙丙之际箸议第六》）

其二曰：以资格抑制人才。“凡满洲、汉人之仕宦者，大抵由其始宦之日，凡三十五年而至一品，极速亦三十年，贤智者终不得越，而愚不肖者亦得以驯而到。此今日用人论资格之大略也。夫自三十进身，以至于为宰辅，为一品大臣，……然而因阅历而审顾，因审顾而退蒞，因退蒞而尸玩；仕久而恋其籍，年高而顾其子孙，僦然终日，不肯自请去。或有故而去矣，而英奇未尽之士，亦卒不得起而相代。……一限以资格，此士大夫之所以尽奄然而无有生气者也。”（见《明良论三》）

其三曰：一人专断，臣僚无权。“朝廷一二品之大臣，朝见而免冠，夕见而免冠；议处、察议之谕不绝于邸抄；部臣工于综核，吏部之议群臣，都察院之议吏部也，靡月不有。府州县官，左顾则罚俸至，右顾则降级至，左右顾则革职至。……夫聚大臣群臣而为吏，又使吏得以操切大臣群臣，虽圣如仲尼，才如管

夷吾，直如史鱼，忠如诸葛亮，犹不能以一日善其所为，而况以本无性情本无学术之侪辈耶？”（见《明良论四》）

其四曰：士大夫之无耻，其原因则为“一人为刚”。龚氏指出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“未尝不仇天下之士，去人之廉，以快号令，去人之耻，以嵩高其身，一人为刚，万夫为柔，以大使其有力强武。……大都积百年之力，以震荡摧锄天下之廉耻。既殄，既弥，既夷，顾乃席虎视之余荫，一旦责有气于臣，不亦暮乎！”（见《古史钩沉论一》）

此外，龚氏还论述科举考试制度的不合理，西域形势之可虑，番舶入侵之频繁，以及“自京师始，概乎四方，大抵富户变贫户，贫户变饿者，四民之首，奔走下贱，各省大局，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”的危险情势。（见《西域置行省议》）

以上几个方面，可说都触及清王朝政治上的痛处或社会上的隐患。因而龚自珍便发出“一祖之法无不敝，千夫之议无不靡，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，孰若自改革”的主张。他希望清王朝统治者“奋之！奋之！将败则豫师来姓，又将败则豫师来姓”。（见《乙丙之际箸议第七》）

他为清王朝开出了一系列的“医国之方”，如申张士气（见《乙丙之际箸议第二十五》），保持天下之士之耻（见《古史钩沉论一》），破格录用人才（见《明良论三》），使臣僚有职有权（见《明良论四》），主张以“讽书射策”的办法选用人才（见《述思古子议》）等等。此外，龚自珍又进一步指出平均财富的重要性，他特地写了一篇《平均篇》以申明此义。开宗明义就说：

有天下者，莫高于平均之尚也，其邃初乎！

龚自珍己亥杂诗

他指出：“浮（与）不足之数相去愈远，则亡愈速，去稍近，治亦稍速。千万载治乱兴亡之数，直以是券矣。”

他大声疾呼，揭示不平均的灾祸：

小不相齐，渐至大不相齐；大不相齐，即至丧天下。

平之之道，龚氏认为：

此贵乎操其本源，与随其时而剂调之。

——均见《平均篇》

我们可以看出，龚自珍这些笔锋犀利、墨光四射的政治论文，深刻揭出清王朝的病痼，是言人所不敢言的。这就使不少头脑还比较清醒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受到激励，深感震动，不能不潜心思索国家社会的去向。清代士大夫知识分子议论时政的“一代风气”，正是从这里开端的。

乾嘉之际出现的公羊学派，原不过是清代经学一个分支，其初还只是纯学术性，并不含有变革现实的政治内容，从孔广森到刘逢禄都是如此。可是被称为“东南绝学在昆陵”的清代公羊经学，到了龚自珍手中，就从本质上发生了变化。龚自珍曾经说：

昨日相逢刘礼部，高言大句快无加。

从君烧尽虫鱼学，甘作东京卖饼家。

——《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》十四首之六

他是受到刘逢禄的一定影响的；可是龚自珍却比这些公羊经学的老前辈想得更远也更多，立场也和他们大不相同。因为龚氏认为，重新发掘评价的公羊经学，不应该为了复古（主要的不是为了恢复汉儒之旧），而应该是服务于当前的政治需要，复

公羊古义的目的在于革新政治。这就不仅与虫鱼琐屑的汉学家截然不同,便是与纯学术研究的公羊经学也大异其趣。

我们可以这样说:利用西汉今文学家提倡的“微言大义”,通过公羊经学“托古改制”的手段,使自己的变革主张获得顺利推进,换言之,将经学化为维新变法的政治工具,这是清代公羊经学研究的一个飞跃,一种质变。它开创于龚自珍而大大发扬于康有为等人。这是龚自珍对清代经学的一大贡献。

不过,龚自珍在仕途上是很不得意的。由此终于阻塞了他亲手施行改革政治的宏愿。

龚自珍于嘉庆十五年庚午(公元1810年)首次应顺天乡试,考中副榜第二十八名,那时只有十九岁。但在龚自珍自己看来,还是很不如意的。因为乡试的副榜贡生,在一般人心目中还不是正式举人,比秀才高不了多少。龚自珍不满意这个“出身”,因此他在嘉庆十八年癸酉(公元1813年)和嘉庆二十一年丙子(公元1816年)两次再应乡试,希望取得正式举人的资格,可惜都落了第。直到嘉庆二十三年戊寅(公元1818年),第四次应乡试,即清嘉庆帝六旬万寿恩科,他终于中式第四名举人。那时不过是二十七岁。第四名举人是所谓“五经魁”之一,这使龚自珍大受鼓舞,以为科名从此一帆风顺,可望置身于卿相之列,实现改革政治的理想了。

不料事与愿违,龚自珍再考进士试,却连连落第。嘉庆二十四年己卯是恩科会试,不第;嘉庆二十五年庚辰是会试正科,仍不第,只好出任一名内阁中书的微官;道光二年壬午是道光皇帝登极恩科,会试仍未第。这样一直到道光九年,龚自珍已

经三十八岁了，这年是第六次会试，才勉强中了第九十五名，殿试为三甲第十九名，连一个翰林院也考不上，只好仍旧回到内阁中书的老位子上。

我们知道，科举出身的高下，在那时是极关重要的。龚氏既无法“掇取巍科”，此后就始终被弃置在中书、主事的冷署闲曹之中，无从施展抱负。十年之后，终于迫得他不能不辞官而去。这就是龚自珍在官场上坎坷的一生。

龚自珍早年放言高论，词锋稜厉，一方面固然使他获得许多人的注意，但同时也因此受到官僚大地主和他们豢养的“貌儒”之流的敌视和打击。道光元年，也就是他出仕中书的第二年，他打算另找一条进身之阶，应考军机章京（清政府军机处的属员），就受到某权贵的阻挠，使他落选。（龚自珍《小游仙词十五首》的第十四首，有“吐火吞刀诀果真，云中不见幻师身”句，就是暗述此事。）次年，某权贵又使用流言飞语的阴险手段，对龚自珍进行陷害。龚氏在《十月廿夜大风不寐起而书怀》诗中，曾这样写道：

贵人一夕下飞语，绝似风伯骄无垠。平生进退两颠簸，诘屈内讼知缘因。侧身天地本孤绝，矧乃气悍心肝淳，欹斜谗浪震四坐，即此难免群公瞋。名高谤作勿自例，愿以自讼上慰平生亲。……

到了弃官回乡之时，他回顾过去官场中的经历，又写道：

猘獠猘獠厉牙齿，求覆我祖十世祀。

我请于帝诅于鬼，亚驼巫阳莅鸡豕。

——《己亥杂诗》第一七一

这些都绝不是无根而发的。

政治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。站在维护已得权益的立场上的官僚大地主们，是决不会容忍龚自珍肆无忌惮地对“现存制度”加以怀疑和进行攻击的，至于任何的变法更新，他们更是视如大敌，非加以扑灭不可。所以，我们可以这样说，当时满朝的王公大臣，除了少数个别的之外，都是龚自珍政治上的反对者，甚至是镇压者。

龚自珍的确抱着“死我信道笃，生我行神空。障海使西流，挥日还于东”的改革宏愿，但是，也饱受种种挫折。正如他在诗中写的：

危哉昔几败，万仞堕无垠。不知有忧患，文字樊其身。

深重的创伤，使他觉得即使是用文字来表达思想，也遭到意外的不幸：

第一欲言者，古来难明言。姑将谲言之，未言声又吞。
不求鬼神谅，矧向生人道？东云露一鳞，西云露一爪，与其见鳞爪，何如鳞爪无！况凡所云云，又鳞爪之余。

——均见《自春徂秋偶有所触拉杂书之……》

当然，龚自珍并不曾屈服，也并不绝望。他有两句诗正好道出内心的自信：

五十年中言定验，苍茫六合此微官。

——《己亥杂诗》第七六

对于他自己写的《东南罢番舶议》和《西域置行省议》固然有此自信，对于其他的改革主张，他又何尝不有此自信呢！

龚自珍也免不了时代局限和思想局限。在龚自珍生活的年代，中国还没有脱出古老的封建主义，甚至连“西方思想”介

绍到中国来的也还很少很少,所以他的思想仍被桎梏在封建主义的范畴之中(例如他的《农宗》主张,就带有浓重的复古色彩)。对于清王朝,他固然敢于大胆揭露其积弊,但又常常流露出“臣子的依恋”,所谓“终是落花心绪好,平生默感玉皇恩”。(见《己亥杂诗》第三)所谓“弃妇丁宁嘱小姑,姑恩莫负百年劬”。(见《己亥杂诗》第一六)都是这种心情的反映。这也是一个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严重弱点。至于他有时还好谈佛学,追求出世,虽然同他在政治上的失意有一定关系,仍不能不是暴露了作为一个地主阶级革新者的软弱和不彻底性。

龚自珍不仅是清代著名的思想家,又是清代著名的诗人;而且“诗人龚自珍”的名气也决不逊色于“思想家龚自珍”。一百多年来,龚自珍的诗同他的政论一样,也产生过重大影响。晚清民初之际,学龚诗、集龚句的人之多,打开几大册《南社诗集》便可见一斑。南社诗人柳亚子推崇龚自珍的诗是“三百年间第一流”,决不是过誉之词。

可惜在龚自珍身后,著作严重佚失,而以诗为尤甚。龚氏于己亥年(1839年)出都时,曾自称“诗编年始嘉庆丙寅,终道光戊戌,勒成二十七卷”(见《己亥杂诗》第六五作者自注),那时还未包括《己亥杂诗》。但这二十七卷早已佚失,今除龚氏自定的《破戒草》《破戒草之余》外,都是后人陆续收拾的,全部合起来不过二百八十馀首。龚诗现存而最完整的,就是《己亥杂诗》了。

《己亥杂诗》是中国诗史上罕见的大型组诗,共有三百一十五首,都是七绝(有些是不那么按照格律的古绝)。这一大型组

诗写于道光十九年己亥(公元 1839 年)龚氏辞官返家之时,由当年农历四月二十三日开始写起,至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止。龚自珍于庚子年(道光二十年)春给友人吴虹生的信中,提到这事:

弟去年出都日,忽破诗戒,每作诗一首,以逆旅鸡毛笔书于帐簿纸,投一破簏中。往返九千里,至腊月二十六日抵海西别墅,发簏数之,得纸团三百十五枚,盖作诗三百十五首也。

——《龚自珍全集·与吴虹生书(十二)》

这一组诗,是龚自珍有意识地对前半生经历作一小总结而写的(当然其内容不限于总结过去)。其中不少篇章是自述家世出身、仕宦经历、师友交游、生平著述的。这种自述性质的诗,可使后人更好地了解作者的生平为人。但这仅仅是内容的一部分,《己亥杂诗》所涉及的远不止此。

龚氏在写给吴虹生信中的所谓“往返九千里”,大抵是这样的:己亥年农历四月二十三日出北京,行前向一些老朋友告别,然后遵陆路南行。五月十二日抵达江苏省清江浦,再南行至扬州,沿路会见一些友人,渡长江到镇江,历江阴、秀水、嘉兴,于七月初九日抵达杭州。在杭州稍作停留,与旧友相见,大约八月底回到昆山县的羽琇别墅。住到九月十五日再出发北上迎接妻儿。九月二十五日重到清江浦,十月初六日渡河北上,在山东曲阜稍作勾留,然后在河北省固安县等候妻儿出都。十一月二十二日,与妻何颀云及儿子昌匏、念匏女儿阿辛等南归,至十二月二十六日抵羽琇别墅。《己亥杂诗》就是在这大半年时

间内写成的。

龚自珍辞官出京之初，行色匆匆，不带妻儿，不少人以为龚自珍在政治斗争中是彻底失败，从此一蹶不振了。甚至连龚氏一些朋友也是这样想。龚自珍是怎样表示的呢？他一出都门，就朗声吟出四句诗：

著书何似观心贤，不奈卮言夜涌泉。

百卷书成南渡岁，先生续集再编年。

——《己亥杂诗》第一首

并不是停止斗争，宣告失败，不过是换了一个地点罢了。今后还是照样拿起笔杆，继续写我的战斗文章，决不歇手。

这就是开宗明义第一章，是一篇简短而又明确的宣言书。

辞官归去，别人以为他已成委地的落花。不妨也承认是落花吧；然而——

落红不是无情物，化作春泥更护花。

——第五首

自己还是要培育新花的。而且——

先生宦后雄谈减，悄向龙泉祝一回。

——第七首

不仅培育新花而已，还要重新亮出宝剑，进行新的战斗。

这是《己亥杂诗》的中心主干，值得我们充分注意。

于是我们看见年近五十的龚自珍随处都关注着国计民生：

满拟新桑遍冀州，重来不见绿云稠。

——第二一首

他记起以前曾经向直隶布政使提议在河北大量种桑养蚕，